

七日地狱 一夜天堂

◎夏琦

我妈朝我扔了一个炸雷,却假装自己只是丢给了我一个苹果

我家是万千家庭中极其普通的一户。一家本分、耿直、善良,也保守。我爸是老夏,年逾古稀。他的老,不仅表现在谢顶的头发、小孩子气性格,还有逐渐锈蚀、运转不利索的身体零件上。

不久前,老夏躺在临江医院的手术台,医生从他衰老的身体里取出一大块多余的组织,用盘子端到他面前让他过目。

“这是增生部分。”医生说这话时,就像川味鲜鱼馆的麻辣女老板娘从鱼缸捞起一条鱼丢在秤上,平静给客人报数:“3斤6两。”下手术台后,我爸刚清醒就感叹,“这坨肉一万五,真是……”后面的话没说出,却也知道是嫌贵。

“人家请你来了?是你哭着喊着自己挤进来,还住在走廊上。”我怼他。

“那倒是的。”他想了想,嗓门低了一半。

这五年来,我爸妈最奢侈洋气的活动便是去一桥头医院的“江景房”打卡。俩人轮换着,默契地像电脑程序先设计好的脚本。

“江景房”临江,自然不便宜。他们经常住个把星期过个瘾,偶尔也有二三十天的时候。入住的理由与各自身体器官的磨损程度密切相关。

拿老夏来说,因腹部痛去割过阑尾、碎过肾结石、取过胆结石……这一次,他尿不出来。每夜,老夏蹬着鞋从卧室往返卫生间十几次,可每次也都尿了个寂寞。实在忍不了,他才奔去医院。

再说我妈老杨,入住的理由更五花八门。老夏好歹只是肚皮里的五脏六腑闹脾气,老杨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发病的地方像摸盲盒,次次都意想不到的“惊喜”。好在,在一次住院“修补”后,风风雨雨也都闯过去了。挺幸运,也挺知足。

这次老夏出院时,老杨说“一切安好”,我们便也没去接,但往家跑的次数勤快了点。老夏恢复得不错,去卫生间的次数少了,感觉说话的嗓门也洪亮了些。我们回去,他热情地在厨房忙活。他最爱用做饭来表达一个父亲对子女的爱。他一边炒菜,一边咕咕盯着窗外。我喊他,他扭头看我,从来不及切换的表情中,看出些许凝重神色。

饭后,老夏给夏小黑(八哥)喂食,也有一搭无一搭地跟我们聊天。他的话稀奇古怪,从讲述年轻时他和师傅之间的感情,到熟识的谁谁多大年纪走了……在电视里播放的奥运夺冠的喜悦中,他将陈芝麻烂谷子事情都翻出来,细细地回忆,慢悠悠地讲。生病后,他戒了酒,偶尔,倚在窗前抽一根烟。

像天气一样,极端的闷热后,总少不了跟着一场狂风骤雨,老杨的一通电话打破了平静。“出院时医生说,你爸是癌症。不过,像我们这个年纪也死得。呵呵!”我妈朝我扔了一个炸雷,却假装自己只是丢给了我一个苹果。我接不住,也不想接。

挂了电话,“呵呵”的干笑声一直在耳边,我揣摩着这句本不该在此语境中出现的语气助词,体会着她如何启齿,将隐藏了近一个星期的秘密勇敢脱口讲出,还保持着平日里乍乍乎乎的语气。但终究有演的做作,比如,那句演过火的“呵呵”。也终究不敢面对,要不,何必电话里说呢?不敢当面讲的这句话又像“交代”,也像

在安慰我。可我又觉得,最可能的是她在自我安慰。

看过电视里的那么多桥段,可轮到自己是主角时,依然手足无措。能做什么呢?只能等。人在努力假装平静的同时,都预想出了一万种可能会出现后果。那些不断重复着,重复着的预演,一点点地将痛苦摊平,以至于,不会被突如其来变攻击垮。

接下来,按照医生的建议,将病理切片送去武汉同济医院,需要最终权威来确诊。姐夫在医院托了人,又用顺丰快递将切片寄了去。随着一块寄走的,还有一家人的祝愿。

等待结果的这几天,我和姐姐没约,却心有默契地每晚回父母家。我爸仍下厨给我们做饭,炖了鸡汤,排骨。吃饭时,他依旧用铲子舀了往我们碗里堆。其间,我给他讲那个被误诊为癌症,最后把自己吓死的老梗笑话。笑话很冷,可大家还是笑了,我妈笑得格外夸张。她说,都这个年纪了,死也值得了。这句话,我妈一天要说好几遍。我妈在关键时刻,总充当代气氛组的啦啦队长,演技拙劣,却勇气可嘉。

有一日,我搬了个小板凳,拉他俩在阳台上坐下。平日里,他俩的头发都是我剪,那天,我用推剪给他们一人理了个漂亮的发型。我爸说,比你妈剪的好,你妈上次差点给我剃了个光头,下次还是留着你剪。一听光头,“放疗”和“化疗”从我脑中跳了出来,眼泪条件反射似的挡不住,差点夺眶而出。



职高老师的春天来了

◎千千蔚

我看出来她未发出的誓言了——生是职高人,后半句就不说了

开学后冷杉杉老师基本就消失了,线索只有朋友圈一句话:“别让我帮忙,别让我操心,我头都秃了。”再不是好多年前职高招不上学生,每天念经,让我盯紧目标的时候了。

冷杉杉的确忙,忙“护崽”。她带的“崽”是职高生,要求人家“脑袋要尖,屁股要圆”。意思是“往上走,坐得住”。这些孩子脑子灵光但迷茫,她都得跟自个儿孩子似的带。

她鼓励孩子们升学,“看着你们上课打游戏,看电影,刷视频,我想的是扔进社会连螺丝钉都不是,都是铁销子。有个理想多好,在实现理想的路上难道费劲点会死吗?”说着说着动情地哭了,孩子们还没反应过来手机已被没收。她哪儿是爱哭的人,她是会演,对孩子们是真好,演着演着就入戏了。

我生了儿子,冷杉杉来医院看我,我麻醉劲还没过,她嘎嘎笑:“以后我们汽修专业又多了一员大将。”我立马就清醒了:“说点好行不,职高,你让你儿子上去,别拿我儿子凑数。”冷杉杉来劲了:“哎,我得给你科普一下啦,我们汽修专业,是汽车运用与技术,不光是修汽车的。”虽然后来不说了,但

是我一旦发牢骚她就说:“交给我吧!”

冷杉杉中考考不上师范,就上了机械冶金技校,断了当老师的念想,想想老实当个工人也挺好。后来升入大专,大三那年她那个大专跟师大合并了,她成了师范生。最后一年包分配,是进企业还是到学校,她扔鞋决定,鞋底朝上,进职高。

职高那时候招生特尴尬。那会儿她找对象我强烈反对她找职高的老师,万一不行都吃不上饭。她偏偏找了同行,说万一不行谁也别嫌弃谁,万一以后职高火了那就是锦上添花。我看出她未发出的誓言了——生是职高人,后半句就不说了。

某次我车抛锚,打电话,她过来,领着一群学生,跟大夫会诊似的,让学生查毛病,要把发动机拆了,像模像样。我怕弄治不了再给治砸了,她却说服破车让这么多人费心费力是幸运,以后这都是车界精英。最后,把车“蹂躏”了一顿,发动不着,打了个电话给拖到汽修厂了。“打电话我会,我用你帮忙?”看我急眼了,她说实在感谢给了孩子们一次实操的机会。

她特想招女生,她劝人家都是大白话:“以后当了全职太太也得会开

家里的气氛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来安慰身边人。我爸的消沉,表现出来的却是毫不在意。他装得大刻意了,在我眼里却是极端的惧怕。我试着感同身受,可还没沉浸就害怕到喘不过气来。夜里,那些白天没想完的心事像打了结的线团又被浸了水,越发解不开,又抽不动。

等待是煎熬的。以前它只是一句话,此时此刻它是一个有悬念的故事。在等待结局落定前,我安慰自己,去它的,大不了一起扛,大不了砸锅卖铁。那几日,我们一家难得的每天聚在一起,其乐融融;那几日,我发疯地对金钱有了渴望;那几日,我敏感的心又脆弱几分。那几日,我在每日上班、下班的平淡日子中寻找平静,寻找能让自己承受一切后果的勇气。

前日,我从父母家离开时,隔着门缝跟老爸说“我回去了!”我爸送了出来。我悄悄在他耳边说,有我呢,你放心!我爸立马扭过头去,抹了一把脸。

终于,足足被“癌”缠了一个星期的一家人,等来了谁都意想不到的幸运反转——癌症是误诊。

“不是癌。”我姐夫在电话那头连连重复,说了三遍。此时,再也没什么比这句话在我心里更好听的词汇了。

我姐得知了好消息,一声“哎”叹得老长。“一会地狱,一会天堂的,人都吓死了。”还好,老天最终是遂了人愿。

抬头看见一朵云

我这个社恐,在遇到灵魂颜色相近的人时,就会自动痊愈

◎子聿

大自然无比公平。北方对春天是略有些迟钝的,于是对秋天便显露出敏感。才入九月,就有清爽的风吹来,空中那些潮湿的、灰蒙蒙的、压得人透不过气的烟雾逃得无影无踪。天与云好像读过《论语》一般,懂得了“君子而和不同”的道理,既格外分明,又相得益彰。

抬头看见一朵云,很大一朵。上半部方方正正的,顶端略有些凹凸不平,从半腰开始分了两个叉,两个叉越向下越尖。整个看上去,像一颗巨大的牙齿。我赶紧掏出手机把它拍下来,毕竟云这东西变化多端,下一秒,它也许就是另外的形状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于是我又不马不停蹄地编辑了朋友圈,发送了出去,然后继续走路。

我好好地走路,为什么会突然抬头看天?又为什么偏偏偏向那个方向?于那个方向的千万朵云中,又为什么一眼看到了这一朵?我觉得这是大自然的另一个法术。

我坏了四颗牙,算上前几年治疗过,这次又要维护一下的那颗,就是五颗。一整个夏天,我几乎每周都要去口腔医院打卡。每次去,都会有一颗牙在牙钻发出的刺耳的声音中离开我的身体。我看着嘴里那个缺口,想到小时候我把掉了的牙齿给我妈看,我妈就会问我我是上牙还是下牙。如果是上牙就扔到门槛下面,如果是下牙就扔到房顶上,取一个快快生长的好寓意。而现在,不再需要这个仪式了,我与那颗牙是生离死别,后会无期。

还有疼痛。治过牙的人都知道,那种疼痛是深入骨髓的。我打趣说治牙的疼是一种很残忍的疼。因为在影视剧里,但凡硬核治疗,都会给伤病者咬一块手帕。而治牙呢,疼痛级别是够的,却无法咬那块手帕,连最后一点转移

我的情绪开关
攥在小儿手里

◎苔米

有一天,我发现儿子的鼻尖长了一个包,孤零零地凸在那里,我冲他说,哎,你被蚊子咬了,快去找找无比滴。他一脸鄙夷地看着我,你懂不懂,这叫青春痘!

嗯,我想我曾经是懂的。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知道《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我要把那些不尴不尬的相处时光记录下来。时光转瞬即逝,不然就真的老了。

昨天儿子突然郑重其事地问我,你好像很久没有更新公众号了,不会也被封号了吧?天哪,也太看得起我了。我这才知道,原来我的公众号他是会看的。突然之间就飘了,感到一丝丝压力,万一真的有人等着看呢。于是我追问了一下,那你觉得我的公众号写得怎么样?说说嘛,怎么样怎么样?他沉吟了一会儿,谨慎地说:“嗯,有点烂,但又没有那么烂,感觉挺好,但在好中又有一点烂,总之就是不好不烂中透着一点好,但又有点烂……”

明天的会议材料已经被我攥在手上很久了,是几个方案的比选,有图有表有计算。我下了决心今晚一定要整明白。翻了页,觉得有点口渴,起身倒了杯茶。路过冰箱,要不要打开吃个梦龙呢?忍住。坐回来再翻两页。接到几个微

疼痛的慰藉都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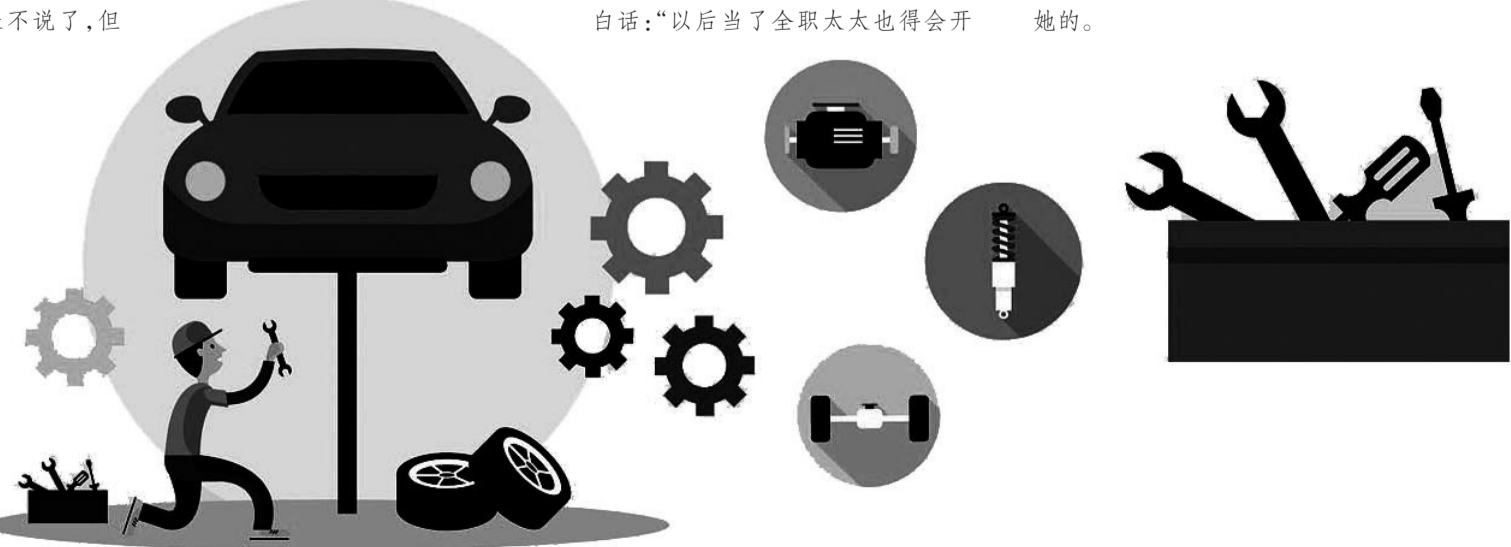
这个夏天,我仿佛上了一个暑假培训班,学习如何忍受疼痛和接受离别。还好秋天来了,一朵一朵的云,洁白而柔软,有点像一团一团的棉球,仿佛每看它们一眼,伤口上的血便止住了一些,疼痛也随之缓解。尤其是像颗牙齿的那一朵,如我的牙医在这条朋友圈下留言所说:“是那几颗受伤的牙齿幻化成云了吗?”是啊,我觉得这就是大自然的另一个法术。云有太多太多的姿态,多看看云,也许就能看到你失去的某个东西正在以云的形式出现在你头顶的天空上。

我回复说:“对呀,一颗无心出岫,一颗青青欲雨。”陶渊明说“云无心以出岫”,李白说“云青青兮欲雨”,我又忍不住文艺了一下。

在我的牙医面前,我是敢文艺一下的。这一点,在我第一次走进他的诊室时就确定了。那天,诊室里没有患者,他坐在办公桌前很认真地读一本书。书挺厚的,我猜,那应该是一本口腔医学方面的书吧。我说了声“您好”,他才注意到我,然后把书合上。我看清楚了,那是一本小说,很文艺的一本小说。

我是个略有些社恐的人。比如在我家这栋楼住了十一年,我还不认识一个邻居;比如逢年过节的走亲访友环节,于我来说,简直是修罗场。但我这个社恐,在遇到灵魂颜色相近的人时,就会自动痊愈。于是我们便开始在每次治牙的空隙聊读书,从他桌上的那一本聊起,到王国维,到萨特。直到聊到他求而不得的某本书的电子版,我手里刚好有,我们就加了好友。从此我的朋友圈里,又多了个偶尔文艺一下的人。

失去与收获共生,伤痛与治愈并存,是生活的本质。当然,云也是生活的一部分。祝我们永远都有心情去看一朵云。



下载北京头条App
让现在告诉未来

编辑/陈磊 统筹/田原 审校/冯佳 尹磊